

寒岳集

共十七

~16
2437
8



和
2437
17-8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七

雜著

書洙泗言仁錄後

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仁非私欲盡而天理全不足以言
仁此聖門諸子所以拳拳於問仁而夫子亦不得不諄諄
於罕言之餘也程子所以欲令學者類聚觀之而南軒先
生遂編成書朱子始懼其有速經口耳之患而終勉學者
以深玩力行之意者也然則凡欲學聖賢者寧不於仁之
一字而思所以盡心矣乎既以奉程張之訓又深懼朱子
之戒則其庶幾不畔矣夫余以東偏末學早而有志晚而
無成由不能自力於體認之方也深切愧悼常恨不得見
張子所編幸而得於他書之中拈出而書之添附朱子集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七

註與所引程張以下諸賢之論作為一書以為潛玩熟復之地又以西山先生讀書記中所集仁字別寫一本又并與吾東晦齋李先生求仁錄參互而并觀焉竊念從今所得之淺深則在我用力之如何而衰邁已甚摧頽難振深懼前頭歲月亦將不免如已往之悠悠其於全體不息之義當如何哉茲書以自警云萬曆甲辰臘月既望後二日後學西原鄭述識

題河洛圖書屏下

伏羲氏繼天而河出圖焉夏后氏治水而洛出書焉八卦九疇所以相為表裏為萬世道統之宗祖而文王演之為後天箕子陳之為洪範前後聖人奉若天心開闡人文錯綜變化體用相涵吁其至矣然彼時寧有文字發揮亦豈

有今日之隸書哉蓋默運神機自然妙契而有以寫出焉爾余在幼時竊見先輩或上于屏障而率用今書俱載圖說亦併錄周子太極之圖區區之愚僭有意焉安欲別作一屏首揭河洛兩圖次列易範之所以則而成焉者先後天之所以為方位次序者與夫易象範數之圖而用朱子挑出方圖象太極之意分排八帖卦名圖彌皆用篆法先賢說話皆不附入所以體古初也太極圖之作本不由圖書則亦不須班馬猶不敢自信就有道而正焉今五十有餘年矣窮居不遑又經亂離疾病將死恐負初心遂用重摸更加勘定庶幾未死之前對越潛心焉而又非老病精力之所逮則亦豈不慄然而為可憂者乎萬曆戊午夏四月丁巳鄭述題

重寫未裝透入回祿補綴燼餘殊失精謹覽者詳之

書啓蒙圖書節要後

此圖出於趙公而傳於金慕齋思齋李先生以為非自為說而可為初學之指南則讀啓蒙者宜不可以不置一本案上以備參看也跋語則曾於先生集中見之而圖則不得見矣頃於陶山書院始見之仍倩李秀才玘補秀才椅茂徐秀才競南生孝慈共與模畫焉而使金就英書之是萬曆丁未閏六月上旬日也西原鄭述謹書趙公名有亨慕齋從母夫書武夷志附退溪李先生跋李仲父家藏武夷九曲

圖後

余舊有九曲圖即李先生題跋李靜存所藏唐本之摹寫者也信乎所謂滿目雲烟精妙曲盡恍若耳邊之有聞矣又於唐本冊子中得總圖與書院圖頃在花山偶值畫手並令摸入志中係以李先生跋文每於閑中時一翫閱不覺此身之落在東偏四百有餘年之下不知當日侍講道而歌詠周旋於其間者其氣像意味又復何如也耶感想之餘因竊識焉已酉暮春丁未速書

書讀書要語續後

在 皇朝倡先道學得斯文正脉惟吾敬軒薛先生其人也朱氏廷立稱其居常兢業凜乎若有臨於其前處險容與漠乎無所動於其中斯可以觀先生之所存矣讀書錄一書乃先生所以立言無訓者簡而儻平而正尤拳拳致詳於靜敬簡默之功理欲義利之辨明白切當猶布帛菽粟之不可以闕焉者吳氏廷舉以其浩繁難於編覽就鈔

其要語而傳之學者常置之凡案以為潛翫警省之助則其有益於身心日用之間者豈下於瀛洛諸先生之書哉余舊刻之川谷書院既火於壬辰之變新學者得見殆寡矣今又刻于永嘉又以僭率續選若干條增入焉是蓋讀書錄要語也胡君何必去之哉今還吳氏之舊以表其為讀書錄之要語云爾萬曆丁未秋七月戊戌後學西原鄭速謹書

題止止堂集下附佔畢齋詩後

佔畢集中其與先生相酬唱者殆三十有餘首佔畢遺稿之存既曰二十之一則三十餘首之外其所亡失者想尤多矣然而先生集中無一與佔畢往復者茲集之撰在辛酉去戊午泉壤之慘四歲矣又四歲而有甲子之禍佔畢齋名號宜其為世大忌而至於和寄之詩亦不敢編入矣追想當時風色豈不堪為嗚咽也今就佔畢集中拈取與先生詩附入卷末使後人知先生與佔畢契誼之厚而亦知先生為佔畢之作并被屏斥庶幾分我感歎之懷云爾萬曆丙午夏五月甲午西原鄭速書

題止止堂集下附寒暄堂詩後

余於幼時得見金先生上先生詩手墨稱訓下金某拜拜而敬謹之意尚見於筆畫之間世說金先生師事先生今以徃復詩文之類竊觀之雖未必專奉以師道而抑師友之也金先生而師友之則先生之所存蓋可想已敢不敬而仰歟

書景晦堂屏後

余少時讀朱夫子名堂室記得聞敬義兩字之為要於為學之大方也心竊喜焉安欲名堂以景晦揭持敬明義之彌於兩夾室因以記中所論大學中庸太極圖說等語列書于屏庶幾體驗承奉不迷所向敢稟于李先生而仍請筆焉則先生不以為不可而顧以排布間畧之不便而未之書也歲月飄忽今垂五十年矣年齡衰頹學則無得祐落悲歎何可已耶然而一念未嘗忘也茲伸舊志張于左右朝夕瞻對以為桑榆收拾之計第未知未死之前果能實用其力終不至不大負否乎噫聖人之聞敬義也年入十七歲矣况常人而未及毫甚焉者其敢怠勝矣乎丁未歲除日速惕息而書

書川谷院額板下

余於隆慶戊辰春謁退陶李先生將卧龍故事稟定川谷之名仍乞手筆萬曆癸酉春金東岡宇顛啓于 筵中又蒙 宣賜於是師筆 君賜輝映內外為一院之光而為後學瞻仰矣壬辰兵火慘焉俱燬痛其忍言我己亥春倩韓公渡書之所以為他日重建地也去年冬柳監司永詢又請于朝即蒙 聖允方待 賜額之下余頃就陶山書院仍訪古宅撫覽悲感之餘發舊篋得川谷院三大字乃先生當初以不滿意棄之也今猶可以想見其不逾矩之遺範即摹易東書院之書字補入以刻送于書院自此將見舊額重新聳動觀瞻亂離掃蕩之後亦未為不幸也使入院之士瞻仰欽慕又能深體川谷立名之義如常陪兩先生親承誠敬之訓日孳孳不已求深造乎遠大則我

聖上重賜之寵與李先生名而書之之意其庶幾不負乎哉萬曆丁未季夏之晦後學西原鄭遠謹書

書柳子厚箕子廟碑陰後

柳子厚以為紂惡未終而自斃武庚念亂而圖存斯言信矣不惟人事之或然湯澤未艾則天意亦安知又不然乎然以箕子之心而謂之隱忍不去則誤矣當時箕子之心豈有毫髮餘念乎所以披髮所以囚奴皆不過閔君德之渙忍憂宗社之將絕諫既不得去又不可心神皇皇不知所處而然耳至誠惻怛切迫籲呼唯在於王庶幾改之而已寧或有等待自斃之心乎然則比干何不隱忍不死微子何不隱忍不去彼既死既去而箕子獨有是心則何以為箕子而孔子何以同謂之三仁乎此非人臣思慮所到處非所以書之以訓示後來臣子也唯韓退之識得箕子心事其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諒然有人臣敬君自貶之意斯其為箕子之心歟

書王荆公讀孟嘗君傳後

荆公論孟嘗君以為得一士則可以南面制秦又曰鷄鳴狗吠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蓋非鷄鳴狗吠之出其門而士不至以士之不至故所至者惟鷄鳴狗吠耳以孟嘗君之所以待士者而士有至之者乎且雖有士孟嘗君安得而知之馮驩而尚不知之况非馮驩者乎雖幸而得士孟嘗君安得以用之怒馮驩焚卷一事亦可驗矣然荆公何以論孟嘗君使荆公而得一士則事業如彼其卑哉出荆公門下之人其有優於鷄鳴狗吠者耶鷄鳴狗吠之慘

於天下其至於荆公之客我後之當國者知孟嘗荆公之
所以不能得一士則天下豈嘗無士哉

書舊時海亭詩後

余於丁卯冬侍曹先生函文於盆城之山海亭喜其蕪山
海之趣而合幽貞之吉也竊有慕焉丁亥秋始得此地又
愛其儒僊舊迹之親切也偶因朋友會敘酒且半題此詩
坐中有取以為擔當之計者謂好事可以即就矣未幾時
世多事旋遭壬辰兵火十六七歲月忽然飄過癸卯冬余
始返故山越明年咸州士友輩相與結茅數椽張文我適
假居其傍協力成就纔十年而屋又傾頽則勢將還為路
傍之棄地文我更闢址列礎架椽覆瓦經營數載費盡辛
苦余因浴海而來輪奐之美結構之精不惟不啻前日之

草舍而又非余當初所望也竊幸三十年宿願畢竟得遂
而顧余衰敗已甚方在積病瀕死之中又安得窮山海之
勝賞極幽遐之壯觀有如盛年期許也只有終日杜門而
已然襟期之爽仁智之樂則何可與他境界比喻也仍念
舊時同遊無一存焉今所追隨多是丁亥以後之人寧不
為之俯仰長懷慨然興嗟也耶文我請刊此詩余遂略序
顛末以志焉

題景賢續錄後

先生微言細行皆可為世教不可使無傳而不唯詩文之
類泯沒已甚至於言行之際亦未有表著而為徵於後世
豈當時大禍之餘一家以為大禁而或水火之士氣摧傷
亦不敢復為之傳錄也耶吁可戚矣退溪李先生因昇平

刊本畧加哀錄而猶不得掛一於漏萬之餘幸復收拾於傳聞之末并與師友門人班班所得以為今又不錄後益無傳且本錄之後院記行狀之類逐旋追入至於庚子之疏未敢必以為先生之作而後入於李先生手錄之中雜亂甚矣今輒編為續錄雖亦不免僭率而或有以稍詳於先生事蹟亦庶幾不失輯錄之體云

書清風寒碧軒圓齋先生次朱文節公悅韻後

列嶽東回賓日月大江西注吐雲煙欲將一縣清風去

須問黃扉閣老傳文節公

浹日無人煩訟牒有時迎客颺茶烟傍山茅屋清風縣

寒碧軒從相國傳知清風郡事鄭樞

先祖集中曾見此詩頃到本郡登樓觀賞列岫長江宛如

當日感想之餘未見舊扁今茲登板送揭以存舊跡云

書安東蓮亭追揭退陶先生和松齋詩後

琴韻泠泠雜雨聲敗荷無藕尚含清移葵間竹西墻下

紅綠分明各自旌正德丙子秋府使李瑁

堂舊為亭在蓮池中叔父松齋府君莅官日嘗有詩

後聳巖李先生繼為府改構為堂仍掛松齋詩于殿

竹移于北墻而葵無處矣

竹因風細笑無聲荷為秋涼韻更清不見西墻紅間

綠空餘珠玉暎簾旌嘉靖丙申秋經李滉

退陶李先生以其叔父松齋公為本府之日有詩於亭二

十年而來過則亭既移而為堂遂敘事和韻以記其實今

七十載矣堂構屢變又經亂離兩詩俱無見豈不為斯堂

之一欠我吳太原濠松齋外裔也倩筆揭壁且簪種竹以存舊賞云萬曆丁未季夏日西原鄭述識

書已卯薦舉科榜日後

右已卯薦舉科榜目也噫天日照臨何意於昏昭而或赫然光被下土或閉塞而物不能覩是孰使之然哉榜中諸公際遇風雲拔茅彙進將有濟濟以寧之美夫何既設而廢已復而能使有志之士加額而慶扼腕而悲乎今日之伸快無遺恨而前後既死之姦不唯不保其苟竊之官萬世鈇鉞凜乎恒新人之目此榜者無不欣然而喜咄然而嗟以寓其秉彝之至性豈照臨之日終非雲翳所能蔽遮而蘇子所謂天果可必者耶然則姦人之害之適所以彰正士之光輝何益於自為之謀者哉此可為後來媚嫉者

之明鑑也然士君子之出處唯在歸潔其身而已禍福得喪非所道也夷考諸公之平生其不有不能無憾者乎其不有不免為此榜之羞者乎此又不能不使人撫卷而興嘆也佐郎都公星鄉先正誠孝至行人無間言其孫應雲來示此書請題其目仍書其所感於卷末云時萬曆壬寅季夏初吉西原鄭述書

拙齋說

靈川申侯叔正貽書言昔在先王朝嘗從容入侍自上歷評筵臣至於臣澁則曰爾澁拙臣承命踈躄退而竊思之群下之中蓋無有如臣之拙者聖主一言實慙臣平生所存萃袞之榮不足以方焉感激涵濡懼無以仰酬而弓劍忽遺攀呼莫及謹用名齋庶幾體奉聖上之

賞識以為我終身自守之地已屬崔斯文豈為之記矣復
念相好如吾足下不可以無一言以志吾拙余聞言興嘆
不唯感侯 知遇之殊其一時風雲際會之慶又如何哉
然余下士也聞道既晚方頽然自安其逸安得構思駕言
以仰贊 聖言之懿乎遂不能副焉者垂十年矣昨者侯
還自 皇都復有書強之曰其不我遐棄否噫十年而莫
之應則可以止矣而猶拳拳不已侯真拙哉豈侯深有味
於拙焉而必欲得拙者之言或有裨於處拙之方者乎此
固巧者之所不屑而侯之所以為拙也且湍廷之多而
聖主之許拙惟於侯相識之衆而吾侯之托拙必於我其
何能無感於兩拙之相契而思一陳舊聞之拙也朱夫子
之論拙曰天下之理一而已矣窮之欲其通於一守之欲

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極其言則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侯既欽 上
之賜又深服朱子之訓念茲在茲思有以盡拙之道焉所
以戰兢惕勵常若對越君師理必窮而必守義必正而必
明惟恐一毫有違於本心之拙者其可已乎侯天資近道
用力已久其深造自得之功殆非余拙之所可測者而復
誦此以勉焉此又余之所以為拙也僕侯樂聞焉而謂符
舊學益敦無斁永保其拙則斯為有德吉莫大焉其於仰
酬我 先王之恩遇將何所懼其無以哉萬曆己未春三
月日西原鄭遠書

李君涉字說

仲競吾友李君涉氏字也君嘗求字於余余不敢辭惟涉

危道也父名之而命之曰涉夫豈深意之不在於涉哉涉而不慎吾未見其利涉也古人有言曰戰戰兢兢如臨如履余謂涉之道當如是也故謹奉字曰仲兢兢戒慎也仲競乎其念茲尊丈名之之意乎且君子將以大涉豈惟吾身而已則尤不可以不慎也文吾先友也又吾妻舅也特蒙愛厚而又與競厚斯為競言隆慶戊辰夏六月辛丑西原淵水堂鄭述識後改仲

天孫河鼓七夕會辨

天上會合之說昉於何人耶自古好怪而立言欺世而傳後者必趨於常人耳目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周然後有以駭天下而迷後世雖間有哲士者生而亦莫能辨其是非於茫昧之分而姑置其公論於真偽之間人情熒惑衆口和附遂使荒唐不經之說恣行於千百載之下而不知止焉則噫世有人哉世無人也然則其所謂河之東之西有牛有女甚為伉儷綠鬢雲鬟朝梳暮理貪歡不歸以邀以遊者有是耶非也其所謂天帝斯怒責歸來路奪以七月七日為期銀河杳杳靈鵲成橋者有是耶非也其所謂歲一相見別多會少匆匆說話未盡中懷而玉龍已駕靈官催程欲別未別別淚如雨者有是耶非也天即理也星辰者天之文也而經緯綜錯各有定分昭然燦然晦明有時者何莫非是理之酬酢也天行一日一周而一歲之內凡三百六十周則星辰躔次常不移矣既有定居則非牛女獨於七日而相會於烏鵲橋審矣若以天孫河鼓為天定之配匹則斗之匹甚星而箕之匹亦甚星也排碧

天孫河鼓七夕會辨

落許多星辰中豈牛女獨有男女之義而一歲一會耶今
秋七月初七日夜余仰觀天文則天宇昭昭河漢正中牛
女躔次東西迥遠萬萬無相交之道矣嗟乎如此無稽之
說始備於虛誕之口而好事者又從而筆之書社草堂端
人也而有牛女年年渡之句張文潛善人也而賦七夕之
詩其他碌碌之輩一向靡然終莫之悟何足道哉求於恍
惚以資口實上以欺天外以誣人別為一端為禍大哉吾
安得不一辨乎索隱語恠還愧聖門

與城山長貳

人有曰擅一州雲山之勝為之甲而無愧焉况復有儒僊
之舊跡不可以埋沒焉而埋沒焉者幾歲月之于今而豈
不為一邦好古好事者之羞哉凡事自有機會百餘良材
之忽焉萃集者亦豈非人自不知而造物者故為之助成
機會也耶振埋沒而成機會寧非今日之有不得不爾者
乎茲用告于惟長惟貳惟一方之諸賢其庶幾共有以勉
之哉

其合為長焉者其必自知之而不為之辭焉其合為貳
焉者惟在長焉者之擇焉而共之焉爾事之成不成與
遲速善惡吾復何言哉長貳任其責

客位謝帖

五載風痺到今愈劇重感寒疾痛楚轉苦閉戶僵卧與死
為鄰賓朋到門蘇喜雖深而既不得自力迎奉亦不能開
口說話勉強一接病軀加甚切希來訪諸君曲諒垂憐毋
以不見病陋為歉庶幾即許回駕俾有以自安於專心調

護得延一日之命則是賢朋良友之賜也豈勝大幸如或
不然而遲回濡滯有若以遠返為未安者而不計主人之
困蕭必求一見而後已則非區區之所敢知也如是之客
僕亦不欲見也辜負厚義跡似掃軌負席慚悚良不知裁
契會立議

一約中規目一從呂氏之舊不可諉以古今異宜

一如有願入約者告于直月直月告于在坐必眾許然後
書于籍而入之

一道里在三十里內者每月朔來會三十里外者唯赴孟
朔其間或能逐朔來預則尤善

一會日相聚須及早朝若後生少年則宜先來詣母後尊
長

一或非眾所共知切迫不得已之故而假托不參者論如
犯約之過書于籍

一讀法訖參講朱子曰鹿洞規

一會日須相考一朔所習之業學者一日有一日工夫○呂氏學

規肄業當有常日記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軒輊
業亦書于簿一歲無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三十歲以前背誦
以後臨文講說

一會日或值天雨則當權停待晴直月告于約正更期日
而會之

一期大功未葬者許不赴會

一四孟朔日既赴約會則難兼修禮見當權宜停之

一凡吉凶相助之事本家告于直月或其近居者告于直
月或直月自知
之不必待告

直月稟于約正而定數力有大小分有厚薄並宜參量亦須斟酌本家之勢

一凡回文次次相傳各書時刻於其下無或小滯滯有犯約之過終到之人持以約于契會之日仍檢適傳錄

一雖已入約而汎然隨參無意振發悠悠時日無所進益者聽其出約或不能文而有好善修行之實者可以許

入

一入約之人各自敦飭讀書修行雖學有淺深才有高下而要其志趣必學古人必正其義而不謀其利必明其道而不計其功勿汲汲於富貴勿戚戚於貧賤庶幾有儒者氣味節拍處苟不能如此已非吾輩中人雖無約中之罰亦何以冒昧隨參以為吾約羞哉凡約中諸君

尚胥警焉

正誼明道者儒計較利害者非儒

一進德謹行之目已盡於德業相勸之條只要熟玩勉行而已然吾同約之人尤須激昂於子路義勇氣像子路願

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子曰衣超然脫灑於勢利不以貧富動其心然後可以消人欲而進天理

矣吾同約之人盍相與勉之哉周子曰銖視軒冕泥視

富貴學者須知此意方不碌碌矣周子非謂輕視貴人也軒冕富貴人所爭慕而自道義觀之曾不若乎銖泥如富貴浮雲之意云爾若有爵貴人則亦達尊可敬世間尚氣後生或有偃蹇陵鏢自以為高殊非學者氣像吾輩之中豈有是哉

一學者平時宴坐說話稍有可觀及見臨小利害便為所

棄精神都喪手足盡露此古今通患夫讀書而為儒孰不欲求如古人自後人觀之其果能終始無愧而得為

完人者實鮮究厥所以未有不由失步於利害之初歧而竟至於顛沛而無可收拾處雖情有輕重敗有大小其失其本心而為吾儒之羞惑則一也嘗竊思之一毫之失千金之得何足以動吾之骨中而不能豎立自棄至此而終不能覺悟者何耶言之誠切痛心預告吾約中諸君須常加戒毋見羊皮忘我琬琰且古人謂能破千金而失聲破釜真情所露亦不在大君子觀人之法實寓於造次幾微之際此又豈不嚴且可懼哉唯常存此心於道義之中直養無害令本心浩然發皆灑落則庶幾可以自保矣然此亦本非苟難亦非別有方法又不得不如是吾約中諸君既以古人相期何可不相勉焉耶

一聖人之聖賢人之賢蓋非高遠異常如昇天梯空之為實人理當然如男耕女織職分常事只緣人自不察不能自修知者既鮮行者尤鮮舉世昏昏濁浪滔滔間或見有奮發願學之人獨異於眾同之中則競相指目恠異齟齬如新見蜀日越雪焉夫豈知彼真能為吾之所當為而我實誤入狼狽自彼人觀之為真可笑可憐之甚乎苟欲為之實能為之如不已焉終有所到如新生之木毋傷其長則必至叅天新種之稼毋傷其養則必至成熟惟欲為之心與不已之功為貴焉爾是故古人必言立志有為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常人之所以為常人莫不由有志與無志判焉伊尹初無仕天下之志則不過為莘野之一耕夫顏淵初無慕仲尼之志則何由

三月仁於陋巷之中乎况吾同約之人皆孟子所謂可
以為堯舜之人也須各自憤立志自力不已焉則安知
於吾黨之中而亦有見嚮嚮之樂不改之操乎年固有
高下之各異質固有鈍敏之不齊且不見武公之九十
曾子之質魯乎所患只欠抑戒之自警三省之篤實焉
爾各從現今地頭毋勞追悔於既往莫恨資稟之不及
唯當刻心有勦百倍其功脫落舊習變化氣質則令人
何患不及古人乎高可為聖賢下不失為吉人善士唯
吾用力如何耳不唯有以答受中以生之責而參立於
天地之間抑內慰門戶父兄之所望外副朋儕契約之本
意不亦快哉不亦樂乎願吾黨諸賢思有以如是而必
有以如是須先立志以為舜何人哉有為者若是焉不

勝拳拳相愛之至誠云爾

月朝約會儀

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皆深衣來會○以長少拜于東
序○設先聖先師之像于牀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
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
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
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約正升
階皆自階階○與在位者皆再拜○藏先聖先師之像○
揖分東西向立○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
約正以下升自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
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
南上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做此○長者西向南上在約正

之後少進○約正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跪而扶之○唯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尊者退北辟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此拜長者○尊者不拜○長者受禮如儀跪而答其半長者退立於尊者之西東上○直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此拜稍長者○尊者長者不拜○稍長者答拜俟其俯伏而答之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後其俯伏而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跪而答其半○拜者復位○又引幼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跪而扶之○拜者復位○既畢揖各就位同

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同約之子弟別為一行坐○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或以朱子白鹿洞規童蒙須知遺子帖訓蒙上訓呂氏格言等篇參講○或約正別為說以講亦不妨○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中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遍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至脯乃退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杯於其上主人降

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於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酒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酌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

深衣製造法

參詳經傳專主朱夫子而無采諸儒之說要不出於古製而亦便於被服

衣

用布二幅各四尺四寸指五寸分二幅則二尺四寸中摺前

後四葉各長二尺二寸每幅廣二尺二寸除負繩之縫與領旁

屈積各一寸又二寸續二袖實廣一尺八寸合四幅要

縫七尺二寸○當肩相並處向上斜裁入左右各三寸

餘蓋不如是將無以著袷為領矣此出錫山馮氏說

袂

用布二幅各長四尺四寸布二幅則二尺四寸每幅中

摺為前後兩葉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為袂而

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一幅難於反屈

及肘而劉氏楊氏皆云不以幅為拘當更以一幅布分

屬左右袂各半幅袂口當在此半幅之末

事林廣記牛領下垂謂之胡從袂口至腋下裁令其

勢如牛胡○雖接半幅猶不及肘蓋自肩至指端自

指端至肘非三尺六寸所可屈而及之也衣餘三寸
寸叙半幅一尺六寸且六幅之外更增一幅則非衣裳
各六十二幅應十二月之義宜勿用別半幅只以裕
餘布截作兩片分屬兩袖但裕布半截則或似不足
初裁裕布時量其兩袖之用而稍長之裕餘之裁亦
可以分作兩腋衣系七尺二寸許○布尺則四尺許
屬於袂短者為袂口長者三
尺九寸○短者為三尺三寸

領

用布一條闊二寸長五尺九寸布九尺為領如常衣法是
所謂裕也取丘

裳

用布六幅長可及踝三尺四寸許布尺則一尺八寸每

幅斜裁各為兩幅一頭廣一尺四寸許一頭狹分三寸
許以狹頭向上而連其縫以屬於衣處約圍七尺二寸
每幅除縫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及踝處約圍十四
尺四寸每幅除縫實

續衽鈎邊

鄭齊蔡氏曰續衽謂屬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鈎
即為鈎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鈎而綴于裳旁也○
揚氏曰按鄭註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
裳前後也鄭意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
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交裂裁之皆名為衽所
謂續衽者指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
前後也○家禮圖曰既合縫了再覆縫合縫為續衽覆

縫為鈎邊○丘氏曰當裳之兩幅自腋下至齊前後相
 交處皆合縫之使相連續不開是謂續衽又覆縫其邊
 如俗所謂鈎針者是謂鈎邊○白雲朱氏曰衽說文曰
 衽註交衽為襟襟通作衽正義云深衣外衽之邊有緣
 則深衣有衽明矣宜用布一幅四尺三寸五分分交解裁
 之上尖下闊內連衣為六幅下屬於裳王藻曰深衣衽
 當房王氏謂衽下施衽又曰衽邊斜幅既無房屬別裁
 直布而鈎之續之衽下若令之貼邊經曰續衽鈎邊正
 以鈎邊續於衽下後人不察至有無衽之衣瓊山丘氏
 曰朱氏此說與家禮不合蓋欲於衣身上加內外兩衽
 如世常服之衣別裁直布鈎而續之衽下以為續衽鈎
 邊如此則便於穿著但以非家禮本制不敢從姑存以

備一說○丘氏又曰裳制於禮深衣為文勢不倫固已

著其說矣朱子語錄讀諸先文勢而後義理深衣此章

二月一旬似通一衣而言也若專以為裳不應列於袂
 袷之上蓋上衣下裳之法天地不應顛倒易置如此况
 其下文先言袂次衽次負繩而後又得其與教緇公說
 後及於齊亦自有次第可見

謂衣六幅裳六幅通十二幅具單廬亦謂裳以六幅布
 裁為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之幅而不言衣
 之幅尤不可良以教說為是蓋衣裳各六幅象一歲十
 二月之六陰六陽也愚因參以白雲朱氏之說衣身用
 布二幅袖用二幅別用一幅裁領又用一幅交解裁兩
 片為內外襟綴連衣身則衣為六幅矣裳用布六幅裁
 十二片上衣下裳通為十二幅於深衣本章文勢順矣
 舊製無襟故領微直而不方今以領之兩端各綴內外

襟上穿着之際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脇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脇自然兩領交會方如矩矣○嚴陵方氏曰衽襟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衽居裳之邊曲以鈎束焉故曰鈎邊玉藻所謂衽當房是也○事林廣記十二幅外別添兩斜衽於房縫屬於裳謂之續衽也鈎邊者裳下圍其角如鈎恐其垂下而不齊也

竊按續衽鈎邊一說古聖人之法不傳人各異見百家紛紜為千古未定之辨至於司馬公曲裾之製朱夫子初既服用晚來改之其所改之者亦未見於大全等書蔡揚所謂連屬裳兩房前後兩幅之說又未保其必是而無疑也家禮圖以合縫為續衽覆縫為鈎邊者文義製法亦未知其必合於古制既無由更

質於折衷之大賢寧不為法服之遺憾哉朱氏以為未有無衽之衣方氏以為與衣相續居裳之邊兩說相證相發而教繼公具草廬合衣裳而為十二幅者尤似有得於本經文義恐不可以後出之論而為之不信也蓋既曰衽當房又曰續衽則衽之必有而必續焉必在於房側者自無疑矣所謂制十有二幅應十有二月者夫豈全指十二片之裳裁以十二幅而制之云則所謂通一衣上下而言之者竊恐雖謂之發前人之所未發亦未為過焉也分裁一幅布上狹下闊四尺九寸則連續於衣裳之內外房有若今常衣之法是所謂續衽而其邊之斜裁處必須鈎之貼之使不解破者豈非所謂鈎邊者乎如是則被

服之際方是穩帖而隱然深邃實稱當初深衣命名之本義矣余少時括察揚連續裳旁之制製而服之左邊牽引向右前面領下攢蹙不穩見者皆疑其為失制以為古人之衣豈如是哉後乃以朱氏別用一幅斜裁為衽之制製之則既無拗掣之患前後安帖左右深蔽竊於心或者其可矣乎今三十有餘年而不敢改焉茲復製造亦用是法輒錄為說以俟後來如有博識好禮之君子其以為然乎其不以為然乎萬曆庚戌至月戊辰速識

丘氏欲以裳前四片綴連外襟二片連內襟至於本圖持山制正正叔則大不然於丘氏之說而欲將十二片後綴四片前內外各綴四片夫其不然於丘氏

之說則是矣而又欲以裳二幅當衣一幅實非禮記家禮裳三幅尖頭當衣一幅之法豈不又為大不然哉今者裳十二片依舊制每三片各屬衣一幅斜裁一幅為兩片通續於衣裳之兩旁而鈎緝之是為當旁之衽與衣裳之正幅自不相干亦不悖於舊制又使衣之體益深邃而不淺露未知信乎其能符於古之制與否而實甚便穩於服着亦未知後之視今果不如今之視前否爾又按朱氏以為別裁直布鈎而屬之衽下若今之貼邊初不以為然矣及既裁造則衽既交解裁之而斜邊向外偏緩不能齊整不得不
用直布鈎貼之所謂直布又不可求之於十二幅之外須於衽布未裁之時先裂取兩邊各寸半許以俟

續衽之後綴貼內外兩邊而鈞緝之是所謂鈞邊也

黑緣

用黑繒領及裳邊表裏皆用寸半夾縫袂口則布衣別

綴

大帶

用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於前再縲以為兩耳垂其餘為紳下與裳齊以黑繒飾其紳之兩邊及下復以五采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

緇冠

糊紙為之或用烏紗加漆為之裁一長條高一寸廣三寸裏疋四寸又以一長條廣四寸長八寸漿積為五其縫皆向左彎其中疋頂前後下着於武屈其兩端各

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又於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為竅以受笄用白骨或象牙

幅巾

用黑繒六尺許中屈之摺為兩葉就右邊屈處摺作一小幌子翻轉之從幌子左邊四五寸間斜縫一路向左圓曲而下循左邊至于兩末而後復翻轉之使所縫餘繒向裏以幌當額前裹之至兩耳旁各綴一帶廣二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頂後相結而垂之

方履

黑履

白約縹純綦

劉氏按孫曰履之有約謂履頭以條為鼻或用繒一寸屈之為約所以受繫穿貫者也縹謂履縫中紉音也以

白絲為下緣故謂之縹純者飾也縹屬於跟所以繫履者也

丘氏儀節黑履

白約縹純縹按禮黑履當用白布作履如世俗所謂鞋

者而稍寬大既成用皂絲條一條約長尺三四寸謂當

中交屈之以其屈處綴履頭近底處立起出履頭一二

寸歧為二復綴其餘條於履面上雙交如舊圖所畫者

分其兩稍綴履口兩邊緣處是之謂約於牙底相接處

用一細絲條周圍綴於縫中是謂縹又於履口納

足處周圍皆緣以皂絹廣一寸是之謂純縹又於履後

跟綴二皂帶以繫之如世俗鞋帶是之謂縹如黑

履則用皂布為之而以白或青為約縹純縹考又見

考證

士冠禮履夏用葛玄端黑履履色青約為言拘也

頭衣鼻在履縹縹中純擗廣一冬皮履可也夏則用

用儀禮疏履者順裳色玄端黑履以玄裳為正也純

者於履口緣縹者牙底接處縫中有條約者履鼻有飾

為行戒○周禮疏寫履有約有縹有純者飾也縹是牙

底相接之縫綴條其中約是履頭以條為鼻純以條為

口緣漢書王莽傳句履孟康曰今齋祀履寫頭飾也出

履一二寸師古曰其形歧頭近世有謂其形歧頭乃製

今之朝鞋者非是蓋用○書儀黑履白縹日寫下

履周禮履有五色近世惟赤黑二鳥赤夏用縹冬用皮

自註云古者夏葛履冬皮履今無以葛為履者故從衆

野服

朱子客位各目曰遵用舊京故俗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着疼痛之苦而已羅氏玉露上衣下裳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頭帶皆用其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皆以青或皂緣之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遊伽倻山錄

萬曆己卯季秋余與李伯愉恭叔兄弟在沙村溪塾郭養靜亦來相會晤語讀書有同人之樂既累日矣余曰伽倻在吾州之境擅仙區之稱我唯僅曾一觀而諸君則未焉

豈不為欠事哉今者楓菊政佳露霧收跡一登絕頂縱目盪胸不窮善乎况鄭德遠新自永陽賦歸尤不可不會此友也諸君皆曰諾遂為之理裝米一橐酒一壺饌一筍果一簞書則近思錄一冊南嶽唱酬而已視沈存中遊山之具復加略矣是本月初十日也○十一日晴伯愉先行約以明日會于宋文得金志海書期以望時會于城寺答以有今日之行請與之同焉余與兩君晚發將逾孤嶺日已曛矣適值武人同行得保無虞過松楸下馬瞻拜就寒岡上於是軒披襟小宴登後岡月色揚清松影婆娑白石增皓綠水響寒俯仰嘯傲已覺宵次悠然而無物矣秉燭取舍歲朱子年譜中雲谷記一肴而止仍賚之行箠是夜困甚熟睡○十二日朝復登後岡仍促食以行行詣先壠省

拜霜露之悲自不堪也遂就宋史略敘寒暄吾邑先進清
貧苦節甚可敬也余因馬蹶傷髀命燬酒嚼蘇合元一丸
伯愉來會而行襄童子協追至於栗峴到深源前路水石
稍清潔下馬少憩各吞红柿一顆酒半盃至紅流洞坐溪
邊石僧云今年楓葉不如舊時然青黃間紅淺深差池隨
分寓興是鴻幽鬱雲山水石佳趣自多楓葉善惡不須深
較或曰尋秋差早或曰正值其時早則固符康節看花取
蓓蕾之意如正其時尤為可矣且吾人抽身來賞是為幸
事時之早晚又何足問水從亂石間奔流喧豨聲如雷吼
白晝飛雨紛洒林杪或停蓄淵泓深不可測峯巒峻拔洞
壑窈窕松檜森鬱巖崖負負巖溪上下可八九里步步無
非清奇駭目真佳境也好事者就斷崖盤巖設名深刻字

畫宛然紅流洞泚筆巖吹遂峯光風瀨霽月潭噴玉瀑宛
在巖皆所名也可經久不剝以供遊人之玩也又刻崔旒
雲詩一絕於瀑傍石面而每年霖漲狂瀾盪磨今不復可
認摩挲久之依稀僅得一兩字矣詩則狂奔疊石吼重巒
人語難分咫尺間却恐是非聲到耳故教流水盡籠山點
午飯小許仍酌酒一盃襄童子進以米屑亦啖之先遣襄
童子入寺裏余與諸君緩步溪岸數里許騎馬到紅霞
門僧輩出迎有曰信悅者舊相識也今先嚮導寓鑑物方
文俄而聞吹遂入門云是金博士李忠義之行請見辭以
疾夕登學士臺夜將半石牀太冷睡不著步出庭中月色
清澈引酒各半盃未幾就枕○十三日晴夙興看近思祿
數板與南嶽唱酬序文金博士又請見暫相會於學士臺

仍徘徊於殿宇階庭之間寺是新羅哀莊王時所創累經重修雄麗瑰瑋生民之力亦多糜於此矣遣書德遠喻以同遊則答以有親齋之憂約於望日邀志海相聚於是寺後駕登山石路嶮巖或馬或趾抵內院寺見門外有小石碑碑前有小井如口僧云此得劍池古蹟也碑傍刻佔畢齋寒暄濯纓諸先生詩而刻不可讀寺經回祿新創繞完雲山濃美岩壑幽靜氣像冲邃眼目夷曠非海印之可擬也寒暄先生曾讀書此寺修德凝道之功想多從這裏做得矣吾輩尚不能一日展丹於此間寧不為可慨也問天末一片縹緲則僧曰頭流山也夜半步出庭畔月光如晝山阿寂寥清風徐來寒瀨微響恍然不覺此身之已在物外也○十四日晴晨興坐前堂省近思錄數板舉目雲山

空我百念奉玩遺訓自不覺其專一而有味也飯後携筇行數里有所謂淨覺庵者處地益高又覺勝似內院一層矣昨日養靜於內院愛其幽寂遂置他日讀書之誓及見此尤喜好之恭叔曰養靜宜於此亦可以有誓有一小童子從閨閣間出拜貌野而猶不至甚麁語訥而猶自明於鄉里門系詳之則乃余中表弟宋家兒也失母而且無所學來從釋子云開卷而試使讀之不曉文義又胡亂其句讀向背如是學之雖十年從師終不得為識字人矣吁吾寒暄先生之後而其至是哉嗟嘆久之欲稍憇以休其憊僧忽告以日晏而前程尚遠遂警覺振策吾人日暮程遲何獨此上山耶一里許剗成佛庵伯愉先登前臺余直據庵內所處可如淨覺庵亦不甚古焉僧則無夫座埋堂室

不可少留昨於深源以無僧不入今又見此豈非年歲之
歛賦役之煩山僧亦不支焉使之處處空其居乎山僧如
此村氓可知不知窮村處處有其室而無其居者亦復幾
何哉至圓明寺踞峯巒之周遭劊丹碧之新開又非內院
之可如而養靜之誓宜又不可無也愛而不能離也復有
中蘇利叢持等刹皆在岩角皆無僧居入上蘇利暫憇所
謂奉天臺者地位益清高眼目益快活萬壑千峯環列如
培塿人寰世界渺然若蟻蚤之叢處處村落一一可指玉
山松川森然若一俯可挹想其幅巾雍容於其中而自守
所見自樂所得自我今日之大觀而視之其氣像又復如
何哉惜乎吾有手不得相挽而共此之觀也至如志海雖
勤招邀亦相信不及此又各有分焉儘非朋友之力所能

強得也信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今日諸君各相努力
毋各怠焉他日眼界之寬非直今之奉天也養靜曰此地
位儘高矣然更有上峯豈非所謂慮字地位乎復相與以
不可以止乎此規之又讀朱子雲谷記曾次益覺豁然不
知此身在蘆峯晦庵之間也煮白粥點心遂行自此山路
益峻步勢益艱攀崖陟險負負而進前人在後人之頂後
人仰前人之趾如是幾六七里許乃始登所謂第一峯者
四望無際岸只見天雲相接於遠宙渺靄之端前所謂圓
明奉天之觀皆不足道也山之內外青紫黃白散落成文
各隨造物之天以寓生成之理初不知孰使之然而爛熳
趣色混茫相暎足以供遊人之賞而資仁者之反求周子
庭草之玩孟子牛山之嘆雖大小異勢盛衰殊跡君子之

所以觀物寓懷則蓋未始不同也僧云微茫一抹杳若補
缺於南天者智異也鄭先生早歲棲息蓄德曹先生晚年
隱道養高作鎮南方為名山第一而復托名於兩賢將與
天壤同其傳亦不可不謂茲山之不幸也蒼茫若人存不
見而微露其鬢於北隅者金烏也高麗五百年綱常之托
不謂只在此山之中而直與首陽相高於萬世之遠今日
之見亦非偶然也琵琶之下有雙溪公山之下有臨臯昔
賢流芳後人矜式夫初豈有所為哉直由秉彝之天難遏
於高山之仰登此山而為此望者亦不可以不此之思而
繼之以喟然也篤川主人孝友純行余竊常愧未之一訪
而雲門先生軒昂不羈之節自得聞於山海至今不敢忘
焉也白雲悠然於火王戴尼宜愉恭養靜之常自在之而

余竊悲松楸之感焉則嗚咽而不能舉目也諸君各一杯相
酬而余以有房諱不舉也縱觀之餘各倦甚枕岩小睡睡
罷復相與徘徊瞻眺又開年譜讀朱夫子武夷山記與南
嶽唱酬序及周張兩先生詩或多有逼真於今日之觀如
所謂直以心期遠非貪眼界寬之句則豈止為今日登高
之法抑亦凡在山遊人皆不可不知也平生非不讀此等
詩文特今日得一誦於伽椰第一峯絕頂上所以趣益奇
而味益深耳僧輩跪而請曰今日得陪高蹤來登此嶽笑
顏乞一語以為軸中之寶吾輩相看而笑謝以不能詩余
於昔者隨內兄李汝約仁博與柳景范仲淹金台叟賸壽
季而敬廷友共登此山環并而坐亂酌無數吟咏唱酬篇
什累累醉筆如流余獨不能詩終日無一句頗為諸君所

嘲臨罷余有一詩末有默契千年處士心之句則諸君和以謔語相與劇笑而罷今者十八年矣內兄與景范俱已去世井亦廢酒俯仰悲感之懷如之何可禦耶向夕下蘇利庵崎嶇巖徑勞悴亦甚矣而其視夫上之之難不啻九分之減信乎曹先生所喻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者實為今日之著題也初擬由上峯歷白雲臺以還海印寺矣余諗於諸君曰吾輩之來豈直如山遊之人縱步耽賞以為景物之所役者哉今日登山所得亦已優矣蓋亦從容體適以養神氣而後徐為之者乎咸曰諾是夜登奉天臺月色未瑩雲嶽微茫風力峭緊不可以久當矣山間屋宇例以木板裝隔外壁內又重以土墻不然雲霧紛入冰雪觸冒不可以堪矣三更忽聞鐘聲山中半夜得此清響不覺令人自發深省○十五日晨起作書送于德遠旋得志海書知諸友昨已入山遂為書以答之一山上下氣象不同辭氣之間不免有小戲此亦所處之致然而居上不驕者果自是難事也耶又登奉天臺飛霞散漫日光開闔青紅滿山萬象容態望見學士臺前人影依稀知志海諸君出步林亭也復登西偏兩石峯所觀大槩與奉天同焉而危絕眩悸之勢則又特加焉養靜採石絡蔓香滿橐菴叔因於霞濕有借酒人間之語余與養靜共駁之渠亦旋供誤發之招蓋所賚一壺已盡而志海新自俗中來故目之以人間也入室裴童子進以紅柿娥林外家棗也仍評一行所觀領略之多少過午白日出天流霞捲盡山嶽呈形昭布森列縱目散眺盡在一視之下或如人立或如獸伏或如

入自發深省○十五日晨起作書送于德遠旋得志海書知諸友昨已入山遂為書以答之一山上下氣象不同辭氣之間不免有小戲此亦所處之致然而居上不驕者果自是難事也耶又登奉天臺飛霞散漫日光開闔青紅滿山萬象容態望見學士臺前人影依稀知志海諸君出步林亭也復登西偏兩石峯所觀大槩與奉天同焉而危絕眩悸之勢則又特加焉養靜採石絡蔓香滿橐菴叔因於霞濕有借酒人間之語余與養靜共駁之渠亦旋供誤發之招蓋所賚一壺已盡而志海新自俗中來故目之以人間也入室裴童子進以紅柿娥林外家棗也仍評一行所觀領略之多少過午白日出天流霞捲盡山嶽呈形昭布森列縱目散眺盡在一視之下或如人立或如獸伏或如

損劍或如插筆群峯巖壑殊形異態應接信乎無暇言不
可以盡狀矣是夕奉天約復快靚圓光忽得志海書將期
會德遠於知足庵促吾輩下來德遠方侍親疾乘間暫出
則一會之便又不可失遂不免振策而下然既負奉天之
月意思索然步步回顧若有所棄遺而來者登中蘇利之
臺巖軒朗亦可亞奉天僧告曰日且暮行不可以不亟吾
輩謂曰如是忙迫若有所窘蹙者殊不自在非山行氣像
日暮則可以止宿圓明庵裏不妨以明日進會也於是共
許息肩作書致意于志海自內院初上也峯巒回合景物
幽佳愈上愈奇新思層生及自奉天而下轉覺淺狹曾襟
局促如自喬木入于幽谷若戀瞻顧殆不能自定此亦處
身之不可以不慎而所見之不可以或早也雲陰亦崇月

華埋光猶以既不得奉天之觀故心懷怏怏寧不若不見
而不甚以為恨也余又氣不調夜深而睡不着煮薏苡粥
夜半後推戶而出盤桓於庭中天之東南氣像回肅浮靄
自西北騰湧奔飛至天末而消散月魄隱見於雲影間明
光猶燭下界山靜夜寂風籟乍作意思凄爽自無夢寐○
十六日晴風興盥擲而坐竊思昨日自奉天下來憊然於
所處之漸卑懷不能自平者亦存養不熟不能隨遇而安
之過也定力不固輒為所動固可羞也且近日山行所以
操存密察之功或有所多闕乎於是更切點管思有以加
勉焉促食以行是朝麗旭射彩林麓璀璨甚可愛也宿霧
新開餘濕尚在屐鞋石路不甚滑跌亦山行之一助也歷
淨覺將訪宋童子隨其師赴會法席云可勝噫哉路旁叢

竹成林楓樹茂密間有檜栢猶不似山下之盛石底時有
幽澗鳴琤亦可聽也道邊有五味子縈結林抄初得數朶
手執而玩之既又盈菊命褻童子歲之歸人間則當為山
中所得也養靜採白芷取一節洗濯而愛翫之余將請見
焉則似有靳惜之意余笑曰盍亦打去箇吝字曰只是白
芷愛之何傷乎曰物無芳污只有偏愛底心便不是渠遂
服行數里又請曰遂服二字初非我本心請改之余曰既
取而欲悔之乎曰初無服意只話頭稍婉爾不改恐為究
辭暴意唯白芷惜之實無妨余言竟不入於渠耳而倉卒
相對錄不以其真情記錄之難蓋如是矣過得劔池彷徨
久之令刮括石碑僅認數篇詩猶不得全文刻在石面者
亦不足徵矣况當時言謠風致之可傳而埋沒者可憐也

耶過學士臺歷海印寺至知足庵鄭德遠李季郁金志海
金潭源相聚以待矣別各三四年近者一年唯季郁纔一
月矣山中相遇喜氣可掬笑談講說之餘舉目唯見雲山
楓檜無他物也朴叔彬來問親證以非所敢知不能答也
李善述書問祭禮與諸君共確所聞而答之向夕文勉周
國新文知道曹友仁諸秀才俱來為拜其師也潭源志海
各出酒酌至更深既就寢則夜將分矣○十七日晴朝共
看朱子行狀文秀才輩以庵室隘窄就宿海印寺而未幾
先歸諸君欲作白雲之遊余以為朋友盍簪之樂自非易
事不如今日且留以全晤語之歡皆曰然遂止夕志海又
出酒德遠辭以痰喘伯愉季郁恭叔養靜孟勺非所長纔
舉一而皆靡然余亦醉甚○十八日晴諸君已決白雲之

遊而德遠以喘不能從遂與共至霽月潭步隨鳴泉楓檜
相映晴蔭照耀趣味無窮列坐潭石噴瀑亂響言不可相
聞必傾耳附口始可得了入酌數盃而止河性源文君變
來拜其師德遠與其門徒分作一隊約為立巖之遊期明
日會于晴暉亭日將具相別而行一里許遇德遠之弟德
顯欲從立巖之會云歷深源古寺廢毀殆盡昔累經宿亦
是與嘆拉門外路下馬披草樹以行俄而迷失道彷徨久
之偶得乞未僧令作鄉導行幾七里許始見有道息寺而
石路榮甬移步轉難少進輒休困渴俱甚懸崖之下殘泉
上出列坐其旁將酌水點飯志海呼童令進小甬躬自開
蓋問是何物則故不即對含哂而似有詫異之色與謂必
有珍味貯在其中當蘇我昏勞各注目以視既出則蒸栗

作屑和蜜彈丸者而累日熏鬱微綠滿筒酸臭觸鼻不可
以近焉渠於入山之日命家人別造擬作山中之異味及
其出視臭色俱變倉卒之間不覺嗟惜諸君亦皆群噓蓋
藏護失方而先示詫異之色所以不免為取笑之地也未
及寺門夜已初更矣夜半後排戶而出月華中天灑色微
茫山空夜闐寥朗無比共坐前序清氣襲人志海為作意
苾粥○十九日晴晨興出自東門步隨巖角登小臺渾源
養靜已先詣矣遠近峯巒自成高低羅列眼底川原縈紆
煙霞渺茫亦足以爽豁襟期為奉天之亞而蘊藉平穩之
勢則或似過之湏臾日輪騰上於遠宙縹緲之端瑞氣玲
瓏光芒凌亂閃爍眩暎不可以直視真奇觀也恭叔說西
偏巖下有可觀處推為筇就之則幽寂不如前庭之觀也命

僧前導尋白雲臺石磴巉巖提攝甚艱及至臺下懸危如絕幾與前日之上峯無異困而後始克登焉軒窗若靄之狀亦當亞奉天而平穩則如道息之觀焉臺之北與東西兩肩石鋸嵯峨奇巖競秀巖罅石沔時有老松蒼柏屈曲槎牙曠爽奇詭亦當與蘇利相甲乙矣與諸君縱目徜徉諧笑間發久之緣石徑穿楓林以下隨處有興遇輒止忽忽不覺山日已西得德遠所報以右脚酸掣不利於行未遂立巖之遊云路逢鄭舟臣朴景實為來訪我遂偕詣李善述溪真則主人不在只有小奚開門迎入矣是故李陶隱舊居而善述重創葺修堂室宏敞洞壑深邃亦足自為佳境矣與諸君止宿焉○二十日晴鷄鳴而起寒月侵溪清風襲面粥意及即理行恭叔向昌山為倚閭望切也

過先壠房下馬而行鄭朴兩君向書院喪童子亦以親癘辭歸至廟坪前川又下馬以過余外家先塋也就飯齋庵歷軟石巖過舟巖涉步川至立巖日猶未午矣白石平鋪瑩如磨玉碧水安流澄似明鏡危巖屹立高可五十丈苔松生於石隙老而不能長白玉盤陀露出水面可坐三四十人清奇夏靜之趣又非曩日紅流之可擬也志海初入洞府以為不忍着履既脫鞵徒跣相與欣然玩樂神目練爽久而不能自定出橐中飯調水略點泝溪而上至所謂叩盤谷者奇峯列挿皓石層鋪寬閑寂寞亦自可愛肅夫景清善述諸友就原上縛得一間茅屋可以寓宿借人守之實吾人幽居之所宜也攤飯石上日暮就宿累日涉險之餘天陰氣鬱人皆困憊頽然莫振雲合日沉夜黑無可

賞○二十一日陰晨興省書飯後步出溪畔坐石上移時
陰雲不收細雨乍零策跨馬訪舍人巖水石清駛峯巒
峭拔古有曾為舍人之官愛此泉石之勝卜築巖底故名
或云即捨身巖也人之到此界者不覺身心兩忘顧捨人
世之身永結此地之緣省出村野之謬不足傳信傍溪泝
源為窮探盡搜之計象意俱銳雖雨莫禦聞於甌山山勢
低回平原窈廓將就見之至谷口恐日暮往亦別無奇賞
立馬趨迴鞭旋入防谷以有瀑布在上流奇絕見稱不
可以不一見也從馬馳赴遵溪披草一徑甚微境阻谷邃
人煙絕絕行十餘里始至荒田之隈榛莽擁對入其中得
一斷壑石崖壁立白水飛瀉高可四五丈左右亦有層巖
環圍勢若素練長垂亂落石泓聲若隱雷亦稍可觀以其

濱於荒草野田糞壤荆棘之是鄰氣象汚下必無清趣季
郁掉臂而去不肯顧視曰吾為此瀑而來哉吾且洗眼伯
愉曰名不虛得此亦豈易乎哉余與志海以為伯愉之所
謂名不虛得者固過矣季郁之至於掉臂洗眼者不亦太
甚矣乎然志海雖不顯言而猶有些此亦不易之意余雖
不明斥之亦以不免有虛勞一行之憾名實之間聞見之
不同好惡之相背豈獨此山中哉寂寞空谷之中自無求
知於外者人自聞而來之人自見而豎譽之於瀑布乎何
與焉志海與養靜相謂曰夫所處之不可以不慎也使此
瀑在舍人巖叩盤谷之間亦豈不為清賞之一助珠噴玉
散直截清洞亦足以洗濯塵襟季郁之譬應不敢掉而眼
亦不敢洗矣所處卑汚品格鹿下雖致紛紛之論亦有以

自取也。回行數里，同行中有一童奚逸，走即遣。數丈，夫追執之，未及舍人。巖下馬，及舍人巖下馬，過舍人巖下馬，皆爲水石之翫，清奇幽絕，自令人樂而忘歸。山有峻竝之峯，環翠之屏，松有鬱鬱之茂，屹屹之直，亦有栝栢於石隙者，倒掛於壑中者，楓亦有已紅未紅，已老半老者，皆無非可賞而亦無非助吾行之遲遲也。歸叩盤，小屋日已向曛，一行以得免雨濕爲幸。夕鋪後坐溪石上，共談山水夜聞就寢。○二十二日自朝雨終日不止，靜坐清談，又領山中雨中之趣，興未爲不更深也。酒肉至自志海，共酌十餘盃，不覺已醺倦矣。夜半後睡初覺，霽月聳升，隱映松梢，疏影入寢，清光皎潔，衆人神思各自惺惺，煮白粥後共出溪上散步巖間，脚踏地無非皓彩，川水新滋，月色增輝，躍金玲瓏。

沉璧輝妍，流波止水，動靜殊觀，而清明灑落之象則同一灑灑矣。或徘徊散眺，或靜坐凝眸，夜氣混茫，山阿潛寂，薄霞樓巖，淡雲點天，霜華滿空，玉濕騰響，趣味適生，混不可狀。渾源初起，頭腹交病，強出溪上，嘔噦徑還，忘海嗟嘆，以爲吾兄不見山中第一佳趣，不幸之甚也。夫寒水霽月之觀，固自有分，亦豈人力可爲哉。久之還舍，山鷄報曉，各擁衾以調寒氣。○二十三日晴新日，散旭巖高，生麗水色，山光輝映，爛熳看書未幾，但食出山步石弄川，白日倒影，天光激灩，游魚時復戲泳於前，亦可以觀自得之樂矣。望見翠嶺尖頭，白日方昇，蒼茫杳靄，不可言狀。余執季郁手指，點使見以爲何景象，奇麗之至，是耶人間亦復有此哉。行至立巖，列坐水中盤陀，敲石發火，煖酒以飲，余爲作懷景

清肅夫二絕酒各微醺季郁獨醉甚倚水而睡余為掬水
沃面渠甚好之遂醒志海與養靜令奴負涉就巖底道遙
松下既而從者告以日已暮矣步出洞口跨馬乃行黃昏
到岡舍既涉後川黑色未甚依倚望見人有在於是軒者
而猶未辨其形色及聞其警咳知其為景清則各欣然蘇
倒促步以進同聲之應自不能已也趨揖松間坐敘小選
共入赫臨齋渠持柿栗見餉相與且啖且語亦山中一趣
也困甚就睡呻吟相聞矣志海咳嗽最苦約於松間共說
山月竟亦未果○二十四日晴識於朝後共就別於景清
家遂相與握手列成一隊傍溪而行既又跨馬歷拜宋文
槩說山中之遊既到景清則日且向午矣敘說未洽各分
南北喟然有離愁馬上相望懷不可裁是日余與伯愉還

溪壑

寒岡先生文集卷之七

